

朱子語類

四十七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三版

程子門人

摠論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義剛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靜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靜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其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必大

諸先生親從二程子何故看他不透子澄編近思錄錄其勸他不必作蓋接續二程意思不得

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明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出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官四方研磨亦少楊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謙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靜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  
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思耳若以其自  
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錄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  
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  
弱似是合下會得易其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  
得盡其直是拚得下工問相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  
不巧然亦好和靖又或不可巧然意思好振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日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它語錄  
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晉中輩  
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  
字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

橫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曉得  
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別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君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

游先生大是禪學德明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

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文蔚

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  
而此念執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  
此意格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

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其觀之二先生衣

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

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

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

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却是伊川語可考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鄙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進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

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大龜踈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龜踈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郡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它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題講得此字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曾漸又胡天自勉等文定處講得此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溥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

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管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眾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又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固也各家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其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眩眩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邊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

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三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抄忽之間某謂何止抄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關他不到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苗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其善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孝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

初者必知其由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程明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爲

程明諸高弟覺得不快於師說只爲他自說得去文蔚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玄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方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如孟子說反身而誠本是平實伊川亦說得分明到後來人說時使如空中打箇筋斗然方其記錄伊川語元不錯及

自說出來便如此必是聞伊川說時實不得其意耳必大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爲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德明

周恭叔學問自是靠不得方

朱公按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南軒云朱公按奏狀說伊川不着先生云不知如何方是說着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方

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遂志於學問道夫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  
且已可不迷其說也方附季

### 呂與叔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  
績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其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  
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為先者此也友仁

有為呂與叔挽詩云曲禮二十日躬行四十年方

呂與叔中庸義典實好看又有春秋周易解方

呂與叔云聖人以中者不易之理故以之為教如此則是以中  
為一好事用以立教非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是橫渠有此  
說所以橫渠沒門人以明誠中子益之與叔為作謚謚蓋支  
離也西北人勁直才見些理便如此行去又說出時其他又  
無人曉只據他一回說去無朋友議論所以未精也拆

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

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與

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有為而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

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

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

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呈與之呂云其只是要看他道

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

呂與叔集中有與張天驥書是天驥得一書與他云我心廣大

如天地視其形體之身但如螻蟻此也不足辨但偶然是有

此書張天驥便是東坡與他做放鶴亭記者即雲龍處士徐州

人心廣大後方能體萬物蓋心廣大則包得那萬物過故能

體此體猶體群臣之體義剛

呂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龜山云云未是可學

呂與叔有一段說輪回可學

謝顯道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若海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

字曰此說是人傑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淳

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

分毫之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

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

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時舉

問上蔡說仁本起於程先生引醫家之說而誤曰伊川有一段

說不認我理最好只以覺為仁若不認義理只守得一箇空

心覺何事可學

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

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

方是仁喚着便應挾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

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挾着不痛

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挾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

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二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

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於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

方是植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為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這箇活物便

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

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必竟如何是覺又

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

何以為仁如說克己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

覺之而已也謨



問上蔡以覺訓仁莫與佛氏說異若張子韶之說則與上蔡不同曰子韶本無定論只是迅筆便說不必辨其是非某云佛氏說覺却只是說識痛癢曰上蔡亦然又問上蔡說覺乃是覺其理曰佛氏亦云覺理此一段說未盡客至處可學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閱祖

問上蔡說佛氏目視耳聽一段比其它說佛處此最當曰固是但不知渠說本體是何性若不指理却錯了可學

因論上蔡語錄中數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佛儒本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某謂明道云以吾觀於佛疑於無異然而不同曰上蔡有觀復堂記云莊列之徒云云言如此則是聖人與莊列同只是言有多寡耳觀宅說復又却與伊川異似以靜處為復湖州刻伊川易傳後有謝跋云非全書伊川嘗與門人相聚共改未及而沒

使當初若經他改豈不錯了龜山又有一書亦改刪伊川易遺書中謝記有一段下注云鄭觀親見較管云曾見上蔡每說話必覆巾披髻攘臂方錄云鄭觀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搥袖以見精采某曰若他與朱子發說論語大抵是如此曰以此語學者不知使之從何入頭可學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底意思義剛問上蔡學佛欲免輪回一段曰答辭似不甚切可學上蔡語錄論佛處乃江民表語民表為諫官甚有可觀只是學佛當初是人寫江語與謝語共一冊遂誤傳作謝語唯室先生陳齊之有辨辨此甚明辨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儘只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

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  
曾子籩豆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  
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  
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  
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賀孫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  
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  
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  
所以為仁否曰然問謝又云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  
可者是可以祭祀底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  
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  
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向他  
便無了問且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  
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呪徧無討這呪處一僧與云遍觀法

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又問齋戒只是  
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  
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胡泳

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  
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  
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  
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  
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  
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  
無了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  
得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說魂則魄可  
見賀孫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屢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義剛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揚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方

上蔡曰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故涵養似先立一物了方  
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

上說未是可學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話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賀孫

上蔡云見於作用者心也謂知而動者便是先生云本體是性動者情兼體動靜者心性靜心方。以下數條情動心方問上蔡語錄

養心不如悅心先生云不如字恐有之淺近字恐向川未必爾此錄已傳兩手可疑悅心說更舉出處看理義是本有自能

悅心在人如行慊於心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先生云得其本則用之無窮不須

先欲窮知其無窮也  
放開只守追記語中說得頗別似謂放開是自然豁開乃得之

効未得則只是守此錄中語不安  
敬則與事為一先生云此與明道伊川說別今胡文定一派要

身親格者是宗此意

說何思何慮處伊川本不許上蔡却自擔當取也讀語錄及易傳可見○道同上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硯亦把與人方

曾恬天隱嘗問上蔡云云上蔡曰用得底便是以其說絮故答以是又嘗問恭敬字向異曰異如何異曰恭平聲敬仄聲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楊說話時悶也楊

如今人說道發從高妙處說便說入禪去自謝顯道以來已然向時有一陳司業名可中專一好如此說如說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他便去下面下一語云江上一犁春雨如此等類煞有亦煞有人從它只是不靠實自是說他一般話謙

楊中立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蘇嘗聞先生云坐在門外石坐子上今云門限記之誤也○方錄云龜山有時坐門限上李先生云某即斷不敢

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方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楊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峰說得却緊然却有病程先生小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楊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無人欲不必如此立說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自是它全錯看了德明

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須當以求仁為要求仁則剛毅木訥近仁一言為要先生曰今之學者亦不消專以求仁為念相將只去看說仁處他處盡遺了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一齊理會去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又今人說曾子只是以魯得之蓋曾子是資質省力易學設使如今人之魯也

不濟事范濟美博學高才後其故龜山只引剛毅木訥告之非定理也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曰不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却是着實子細去理會其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三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它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龜山強蔡京亦是只不迅速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曰也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

樂人性急應變率龜山却恁寬平此是問然其應變率處依舊有土風在義剛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種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備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蔡攸今亦未是曰亦不妨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渠為諫官將去猶惓惓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

會東南網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行亦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網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者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可學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季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其只知鄉人鼓山下張魯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

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個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為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為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樓櫓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木沽酒買肉為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二替逐替燕搗酒食授以兵器先二替出城與賊接戰即搗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上

了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爭功亦讓與之  
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需用  
問龜山出處之詳曰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  
子應之文蔚與他君謨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  
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  
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  
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  
有張覺字柔直者抱負不苟覺平日與應之相好時適赴吏  
部應之因舉其人以告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  
接柔直以師道自尊待諸生嚴厲異於他客諸生已不能堪  
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長  
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火  
起首先到汝家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其  
父曰先生忽心恙云云京聞之則變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

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  
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龜山為對龜山  
自是始有召命今龜山墓誌中有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  
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其引者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道上意  
云者蓋為是也柔直後守南劍詔方略以拒范汝為全活一  
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  
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南劍老稚迎拜者相屬于道柔直一  
一拊勞之且以所置物分遺至今廟食郡中陳德本云柔直與李丞相極厚  
善其卒也丞相以詩哭之云中原未恢復天乃喪斯人儒用  
按鄉先生羅秘丞曰錄柔直嘗知鼎州秘丞羅舒州土曹避  
地于鄉之石牛寨與之素昧平生時方道授柔直才入湖南  
乃宛轉寄詩存問云曾聞避世門金馬何事投身寨石牛千  
里重湖方鼎鼎弗可能同上岳陽按則其汲汲人物之意亦可  
見矣是詩夷堅志亦載但以爲表司諫作非也又按王溪文  
集云柔直嘗知龜州招降盜賊云  
蔡京在政府問人材於其族子蔡子應端明以張柔直對張時  
在部注擬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至以師禮自尊京之

子弟恠之一日張教京家子弟習走其子弟云從來先生教其門慢行今令習走何也張云乃公作相又敗壞天下相次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脫何得不習家人以爲心風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人材可用者張公遂言龜山楊公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知有楊先生德明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結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即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爲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常與蔡京諸子游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云云龜山遂罷又曰蔡京當國時其所收拾招引非止一種諸般名色皆有及淵聖即位在朝諸人盡

攻蔡京且未暇顧國家利害朝廷若索性貶蔡京過嶺也得一事了今日去幾官分司西京明日去幾官又移某州後日又移某州至潭州而京病死自此一年間只理會得箇蔡京這後面光景迫促了虜人之來已不可追矣京有四子攸條條條尚上條曾以書諫其父徽宗怒令京行遣一家弄得不成模樣更不堪說攸條後被斬是時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斬此數人嘗欲廢立欽宗平日不平之故也及高宗初立時猶未知辨別元祐熙豐之黨故用汪黃不成人才汪黃又小人中之最下最無能者及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辨別亦緣孟后居中力與高宗說得透了高宗又喜看蘇黃輩文字故一旦覺悟而自惡之而君子小人之黨始明備

龜山裂裳裹足自是事之變在家亦無可爲雖用治蠱之說然文定云若從其言亦救得一半先生云若用其言則議論正議論正則小人不得用然龜山下事當時排正論者耿南仲馮



淵二人之力為多二人竟敗國南仲上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陛下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云頃以言者如何如何今聞師傳之臣言之如此若不爾幾誤也前日指揮更不施行方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穿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

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自不信儒用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中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姦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中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喫人議論龜山亦被孫覲輩窘擾德明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德明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備

孫覲見龜山撰曾內翰行狀曰楊中立却會做文字先生曰龜山曾理會文字來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其曉事也方

李先生言龜山對劉器之言為貧文定代云于木云云不若龜

山之遜避也

汪書延李初至見便問之未竟李疾作方

龜山張皇佛氏之勢

說漢深不能屈亦如李鄴張皇金虜也

嘗科李奉使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度水如懶登城如猿時人目為四如給事方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鱗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

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

又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

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

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

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德明

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布文詩

事辨得甚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事見韓詩外傳

龜山墓誌首尾却是一篇文字後來不曾用方

游定夫

游定夫德性甚好升卿

游定夫徽廟初為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

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方

侯希聖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

說好閑祖

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麤疎人也方

尹彥明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

被他做得成節

和靖守得緊但不活蓋卿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升卿

和靖才短說不出只緊守伊川之說去偽

和靖諦當又云就諸先生立言觀之和靖持守得不失然才短

推闡不去遇面生者說得頗艱方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

孩兒義剛

問和靖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一段未盡曰和靖

才力短伊川就上成就它亦據其所聞而守之便以為是學可

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

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

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這

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敬仲

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肯其

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

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炎

和靖說主一與祈居之云如人入神廟收斂精神何物可入得

有所據守方

和靜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

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啟發之功紹興

初入朝蒲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

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它作什麼只

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

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

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

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錄

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在蜀中一日招和靖語之曰人

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

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先生曰此和靖至論極

中張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故

諫官有言和靖適召至九江見其文辭之張皇恐再薦和靖

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揚

胡文定初疑尹和靖後見途中辭召表方知其真有得表言臣師程某今來亦不過守師之訓變所守又何取云云之意時陳公輔論伊川學故途中進此表尹亦只得如此辭文定以此取之亦未可見尹所得處規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孫所抄語錄去呈想是它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它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帶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辨

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德修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修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修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吾子有五而志于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文蔚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靖言行錄云易行乎其中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文蔚

和靖與楊畏答問一段語殊無血脉謂非本語極是龜山說得固佳然亦出於程子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胡不乘牛而服馬之說鑄

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靖不肯自欺屈強妄作處鑄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

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  
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  
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  
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  
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諭父母於道一節便  
致得如此文蔚

張思叔

張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  
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此當思也方

郭立之子和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掇得愈  
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兩箇善又安有內外  
故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語

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  
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又曰謝昌國論西銘理一而  
分殊尤錯了去偽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  
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爲  
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峯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  
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  
善惡惡乃性也辨

胡康侯

雖非門人而嘗見謝  
楊今附○子登附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  
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  
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  
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  
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學蒙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方

胡文定說較疎然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言人常令曾中自在云克已無欲方

文定氣象溫潤却似貴人方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

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

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復下急矣方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二百且有見

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夔孫

胡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

到如訓子弟作郡處末後說道將來不在人下便有克伐之

意子升云有力行之意多而致知工夫少曰然木之

問文定靖康第二劄如何云君相了得亦不必定其規模不然

亦須定其大綱專戰專和專守之類可定揚

文定論時事要掃除故迹乘勢更張龜山論時事用其蠱卦說

且扶持苟完龜山語見答胡康侯第八書中止伊川有從本

言者有從末言者從末言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包荒傳

云以含洪之體為剛果之用方

胡文定公云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情隨所寓而安也寅

近年却於正路上有箇見處所以立朝便不碌碌與往日全

不同往時虛驕恃氣今則平心觀理矣振

曾吉甫答文定書中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

得文定便許可之它便只如此住了帶

胡文定初得曾文清時喜不可言然已仕宦駸駸了又參禪了

如何成就得他揚

向見藉溪說文定當建炎間兵戈擾攘寓荆門擬遷居適湘中

有兩士人協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亦有遲疑之意及至湘中則舍宇動用便利如歸處之極安又聞范文說文定得碧泉甚愛之有本亭記所謂命門弟子往問津焉即才翁也佐

胡致堂之說雖未能無病然大抵皆太過不會不及如今學者皆是學蒙○以下明仲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案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嘗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有人好誦佛書致堂因集史傳中虜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其戲也又嘗解論語舉直錯枉章云哀公是時威權已去不知何以

為舉錯但能以是權付之孔子斯可矣人傑

胡氏管見有可刪者慕容超說略帝說○等

南軒言胡明仲有三六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喪三

云云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帥討賊微

廟升遐率六軍縞素是甚麼模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

今日有人做亦得只是又較難此子揚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賀孫○以下原仲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

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若海

籍溪廳上大榜曰文定書堂籍溪舊開藥店胡居士熟藥正鋪

并諸藥牌猶存振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

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

明仲說較平正揚○以下仁仲

游揚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

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揚

仁仲見龜山求教龜山云且讀論語問以何為要云熟讀方

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道夫

知言形容道德只是如畫卦影到了後方理會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方子○振錄云正蒙規摹大知言小

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

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方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

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効天下之動効如効

死効力之効是自力形出也淳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

地夔孫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升卿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

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

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

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

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

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

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

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

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伯羽○砥

仲思問天之所以命乎人者實理而已故言誠者命之道中者

性之道如何曰未發時便是性曰如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便

是性既發便是情曰然此三句道得極密伯恭道知言勝似

正蒙如這處也是密但不純恁地又問道字不如德字曰所

以程子云中者性之德為近之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



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道字較寬但他故下這寬字不要  
挨按着他又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  
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使主在  
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使主  
在生發處砥

堯卿問誠者性之德此語如何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  
智皆性之德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  
較近傍義剛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  
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峯  
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  
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  
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它  
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它也把中做無善惡

李維申說合於心者為仁曰却是從義上去不如前日說在  
此心便是仁却是因舉五峰語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說得  
極好雜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  
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  
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  
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  
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  
在明作

五峰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既心無不仁則巧言令色者是心  
不是如巧言令色則不成說道巧言令色底不是心別有一  
人巧言令色如心無不仁則孔子何以說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蕭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便是心無不仁曰回心  
三月不違仁如何說問者默然久之先生曰既說回心三月

不違仁則心有違仁違仁底是心不是說我欲仁便有不欲  
仁底是心不是節

五峰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  
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定夫云恐  
是五峰說本心無不仁曰亦未是譬如人今日貧則說昔日  
富不得震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  
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  
中如此處甚多皆

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  
得以為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  
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方

問知言有云佛家窺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此語莫已作兩截  
曰亦無甚病方錄作此此蓋指妙萬物者而不知萬物皆在

其中聖人見道體正如對面見人其耳目口鼻髮膚無不見  
佛家如遠望人只見髮象初不知其人作何形狀問佛家既  
如此說而其說性乃指氣却是兩般曰渠初不離此說但既  
差了則自然錯入別處去可學

因言又不得胡季隨諸人書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  
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

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季隨主其

家季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

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嘆之

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

渾然至善不與惡對善可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

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

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

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性又有善

惡相對之善備性則是有一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備錄作行便有箇得善底不善底所以善惡須着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爲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峰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揔揔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揔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揔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揔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爲贊嘆之辭到得致堂五峰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嘆性好之辭便是性矣備錄作便是性本善矣

非性善何贊嘆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爲贊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理好所以贊嘆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辯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物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也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因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穎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

蔡旣受書文定乃往且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旣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旣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揚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鉅畧個

胡氏說善是贊美之辭其源却自龜山龜山語錄可見胡氏以此錯了故所作知言並一齊恁地說本欲推高反低了蓋說高無形影其勢遂向下去前夜說韓子云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此語自是却是他已見大意但下面便說差了荀子但只見氣之不好而不知理之皆善揚子是好許多思量安排方要把孟子性善之說爲是又有不善之人方要把荀子性惡

之說爲是又自有好人故說道善惡混温公便主張揚子而非孟子程先生發明出來自今觀之可謂盡矣賀孫

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揔揔亦南劔人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爲對者又別有一善常揔之言初未爲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旣有惡便與善爲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書二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恐文定當來未甚有差後來傳襲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贊美之詞不與惡對已自差異文蔚

問性無善惡之說從何而始曰此出於常揔揔住廬山龜山入京枉道見之留數日因問孟子識性否曰識曰何以言之曰善不與惡對言他之意乃是謂其初只有善未有惡其後文

定得之龜山遂差了今湖南學者信重知言其嘗為敬夫辨  
析甚諱之渠當初唱道湖南偶無人能與辨論者可惜可惜  
又讀至彪居正問心一段先生曰如何可學謂不於原本處  
理會却待此字發見曰孟子此事乃是一時間為齊王耳今  
乃欲引之以上他人之身使不是了良父又云以放心求心  
便不是纔知求心便已回矣安得謂之放可學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  
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  
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  
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  
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  
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  
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  
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攪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

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  
子墨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  
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子墨子尚  
自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  
摠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  
有是言然摠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  
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  
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  
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  
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  
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  
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  
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  
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

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  
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其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  
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李隨不以爲然以檢  
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  
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爲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  
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  
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爲有  
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  
習無恠今日之尤甚也謨

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  
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濶乎欲其水之波浪  
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濶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  
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又云性好惡也君子以道小人以欲  
君子小人天理人欲而已矣伯恭舊看知言云只有兩段好  
其餘都不好一段能攻人實病能受人實攻一段以天下與人而  
無人德我之望有人之天下而無取人之嫌後來却又云都好  
不知伯恭晚年是如何地看其舊作孟子或問云人說性不  
肯定說是性善只是欲推尊性於性之上虛立一箇善字位  
子推尊其性耳不知尊之反所以失之辨

五峰云好惡性也此說未是胡氏兄弟既闢釋氏却說性無善  
惡便似說得空了却近釋氏但當云好善而惡惡性也箇謂  
好惡情也曰只是好惡却好惡箇甚底伯豐謂只君子好惡  
以道亦未穩曰如此道却在外面好惡之也備

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  
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其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  
也寓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  
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方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閔祖

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句亦未有害最是好惡性也大錯既以好惡為性下文却云君子好惡以道則是道乃旋安排入來推此其餘皆可見問與告子說話莫同否曰便是湍水之說又問粹然完具云云却說得好又云不可以善惡言不可以是非判曰渠說有二錯一是把性作無頭面物事二是云云失記

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成養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

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升卿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方子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人傑謂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

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其謂聖賢立言處  
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  
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人傑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  
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  
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  
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  
自入一脚也如說性便說性本無善惡發然後有善惡孟子  
說性善自是嘆美之辭不與惡為對大本處不分曉故所發  
皆差蓋其說始因龜山問拙老而答曰善則本然不與惡對  
言本然猶可今日嘆美之辭則大故差了又一學者問以放  
心求放心如何他當時問得極緊他一向鶻突應將去大抵  
心只操則存捨則放了俄頃之間更不與力他却說得如此

周遮大雅

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胡氏此語已精若所謂同體而異  
則失之混而無別否曰胡氏論性無善惡此句便是從這裏  
來本原處無分別都把做一般所以便謂之同體他看道理  
儘精微不知如何只一箇大本却無別了淳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却是  
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其甚麼做體  
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  
此五者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摠名才  
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  
不去看謙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先生以為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  
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於義利處皆無辨直恁鶻突去是  
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是猶自有箇淺深自如  
此說必有一箇不是處今則都無理會矣寓



何永辨五峯理性何異修性蓋五峯以性為非善惡乃是一空物故云理也方

看知言處居正問仁一段云極費力有大路不行只行小徑至如操而存之等語當是在先自孟子亦不專以此為學者入德之門也且齊王人欲蔽固故指其可取者言之至如說自牖開說亦是為蔽固而言若吾儕言語是是非非亦何須如此而五峰專言之則偏也又云居正問以放心求放心可乎既知其放又知求之則此便是良心也又何求乎又何必俟其良心遇事發見而後操之乎方

五峰曾說如齊宣王不忍觳觫之心乃良心當存此心敬夫說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意思然却是尋良心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為物蔽物來自見從周

五峰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聲屬仁不知宮聲却屬信又宮無定體十二律旋相為宮帝星等如

果不動則天必擊破不知何故讀書如此不子細人傑

五峯說得宮之用極大殊不知十二律皆有宮又宮在五行屬土他說得其用如此大猶五常之仁宮自屬土亦不為仁也又其云天有五帝座星皆不動今天之不動者只有紫微垣北極五帝座不動其他帝座如天市垣太微垣大火中星帝座與大角星帝座皆隨天動安得謂不動

五峯論樂以黃鍾為仁都配屬得不不是它此等上不曾理會却都要將一大話包了箇

論五峯說極星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知若以天運譬如輪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處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又言錐形器之事若未見得盡亦不可輕立議論須是做下學工夫雖天文地理亦須看得他破方可議之文曰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知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

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  
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着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  
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沈淪不能得出世  
五峯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  
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其習不著  
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  
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其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  
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却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  
蔡文定器質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方

五峯有本亭記甚好理固是好其文章排布之類是文人之文  
此其所居也其所極好在獄山下當時託二學生謀得之文  
定本居籍溪恐其當衝世亂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師聖令  
其遷謂亂將作乃遷衡嶽下亦有一人侯令其遷不從後不  
免文定以識時知幾薦侯亂兵謂宗汝霖所招勤王者宗死  
其兵散走為亂湖北靡子遺矣。楊

五峰說區以別矣用禮記勾萌字音林少穎亦曾說與黃相  
來如此方

胡氏議論須捉一事為說如后妃幽閉貞淑却只指不妬忌為  
至伯夷氣象如此却只指不失初心為就文王去武王之事  
大要不論躰只論發出來處類如此也方

胡說有三箇物事一不動一動一靜相對振

問湖南以身格物則先亦是行但不把行做事爾曰湖南病正  
在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留在家。

因說湖南學先躰察云不知古人是先學灑掃應對為復先躰  
察方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  
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方

謂胡季隨曰文定五峰之學以今切議來只有太過無不及季  
隨而今却但有不及又曰為學要剛毅果決做他不能濟事功

○林孝蒙錄云為孝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自如發憤  
志食樂以忘憂是其甚麼樣精神骨助注云因說胡季隨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

小小聰悟亦徒然 孝蒙

五峯諸子不着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

某嘗言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 賀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計二版

楊氏門人

羅仲素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道夫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

大書文定集有答羅  
書可見○方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  
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  
細要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  
剖析豪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  
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  
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  
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

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着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出之大段紛擾入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豪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道夫

蕭子莊

先生問浦城有蕭先生夔受業於龜山之門不知所得如何道夫遂以蕭先生所答范公三書呈先生曰元來是箇天資只好朴實頭底人初非學問之力且如所謂人能弘道君子泰而不驕君子坦蕩蕩三者那人舉得本自不倫他又却從而

贊美之也須思量道如何而能弘如何而能泰與坦蕩蕩却只恁說教人從何處下手况人能弘道本非此意如他所說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執德不弘今却以人能弘道言之自不干事又如第一書言士之所志舍仁義而何爲哉惟仁必欲執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此數句說得儘好但仁固欲執義固欲精也須道如何而能精如何而能熟却只隨他在後面說不知前面畢竟是如何又如舉孟子不動心養氣之說皆是汎說惟其如此故人亦謂伊川也只恁地所以豪傑之士皆傲睨不服又曰據公所見若有人問自家仁必欲執義必欲精兩句如何地答這便是格物致知道夫曰莫是克去己私以明天理則仁自然熟義自然精曰此正程先生所謂涵養必以敬進學在致知之意也道夫

廖用中

或問爲善爲利處因舉龜山答家用中書云龜山說得鶻突用中認得不予細後來於利害便不能分別紹興間秦老當國方主和議廖有召命自無所見却去扣其平日所友善之人鄭邦達邦達初不經意但言和亦是好事廖到闕即助和議遂爲中丞幸而不肯爲秦鷹犬秦嘗諷其論趙丞相不從遷工部尚書迄以此去備用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後來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社脫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與葉孝先商量更輔之以及爲中丞又薦鄭穀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其舊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人甚敬之賀孫

因言廖用中議和事去廖用中固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曾分曉當時龜山已嘗有話云恐子以利爲義者政爲是也壽昌

### 胡德輝

因說胡理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思隸旨精好嘗見先人館中唱和一卷唯胡詩特佳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嶠巨山同爲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倫仲李似表二人爲史官胡張所修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用胡張爲史官成書奏上弄得都成私意備用

### 尹氏門人

### 王德修

先生云嚮日鄉間一親戚唐氏見仙里王德修見教云學者要識一愧字與耻字此言却極好大雅

一日侍坐學者問難紛然王德修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

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敬中只嘗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  
了中却不見先生曰精一則中矣文獻

